



人文齐鲁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2022年6月23日
星期四

阅
人
文
知
齐
鲁

□美编：陈明昕
□编辑：孔昕



□孙南邨

搜集汉画像石拓片的三个渠道

鲁迅搜集山东汉画像石拓片的渠道，一是自己购买，二是委托他人代买，三是同事赠送。

当年的京城琉璃厂，是文物古玩买卖聚集之地，鲁迅在京时经常到此购物。查阅《鲁迅全集·日记》，仅1915年鲁迅在这里就多次买到山东汉画像石拓片：4月25日，“往留黎厂买……《曹望悖造象（‘象’通‘像’）字，下文同（《临淄》）拓本二枚，四角”；5月1日，“买……杂汉画像四枚，一元；武梁祠画像（嘉祥）并题记等五十一枚，八元”；5月2日，“买《张思文造象题记》（诸城）拓本等六种十枚，银二元”；5月9日，“买汉石刻小品三枚，画像一枚，造象三枚，共银三元。又造象四种共七枚，银二元二角”，查看鲁迅当年是日书账，有汉石刻小品拓本3枚、汉永建五年食堂画像（济宁两城山）一枚、宋敬业造象（青州）拓本等三种三枚、田胜晖造象拓本等三种六枚、佛象巨碑拓本一枚；5月16日，“买《文叔阳食堂画像》（鱼台鬼阳山）一枚，武氏祠新出土画像一枚，又不知名画像一枚，共银二元”；5月23日，“买济宁州画像一枚，银一元”；5月30日，“买《张敬造象》（诸城）六枚，一元五角”……除了前往琉璃厂购买，也有店家登门求售。这一年10月4日，“上午富华阁送来杂汉画像拓本一百卅七枚，皆散在嘉祥、汶上、金乡者，拓不佳，以十四元购之。”

鲁迅在京购买的汉画像石拓片多来自山东，可见那时山东汉画像在国内的重要地位就已显现出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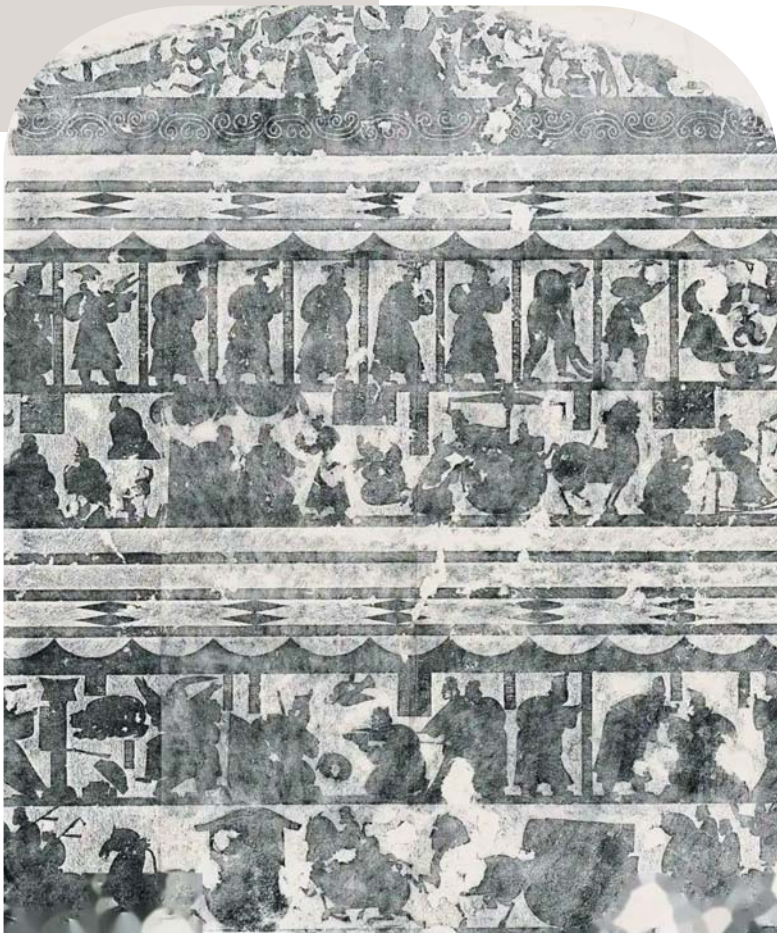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的同事、教育部视学兼秘书汪书堂（江苏吴县人），曾为鲁迅代买山东汉画像拓片。《丙辰日记》（1916）载，正月十二日，“汪书堂代买山东金石保存所藏石拓本全分来，计百十七枚，共值银十元，即还讫，细目在书账中”。看其书账，为“一百十九枚”，日记中所说“全分”当是那时山东金石保存所的全部石刻拓片。

台静农先生也多次为鲁迅代买汉画像石拓片。见于《鲁迅日记》有关山东的是：1934年7月1日，“得静农所寄汉画像等拓片十种”，书账记“此齐王也画像一枚”（嘉祥）、“孔府画像一枚”（曲阜）、“颜府画像一枚”（曲阜）、“朱鲔石室画像（金乡）二十六枚”。1935年4月，收到台静农寄来汉画像拓片两包，因没收到同时寄来的函件，鲁迅日记、书账中无记录，但在5月14日复合静农5月2日的信中说到此事，并附有留存的拓片名称。在此信中，鲁迅还考证了新得山东簠斋藏品“君车”拓片及《曹望悖造象》拓片之事。

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，有两位同事曾赠送其山东汉画像石拓片。最初是1913年9月11日，由其绍兴同乡、日本留学同学、教育部同事胡孟乐赠送山东汉画像拓片10枚，这也是鲁迅收藏汉画像拓片之始。教育部同事、吴兴人杨莘耜（杨莘士）1917

不解之缘 鲁迅与山东汉画像的

鲁迅先生生前所藏汉画像石拓片颇丰，搜集范围在山东、河南、四川、江苏、甘肃五省，尤其与山东汉画像甚有缘分，搜集、关注时间长达二十多年。1913年9月11日，鲁迅首次收藏山东汉画像石拓片，其《癸丑日记》载：“胡孟乐贻山东画像石刻拓本十枚。”最后一次是1935年5月14日，鲁迅在致台静农书信中谈及山东汉画像之事。鲁迅藏汉画像石拓片现存696件，有362件出自山东。



年5月于山东三次寄给鲁迅汉画像拓片：16日“上午得杨莘耜信并鱼山书院（济宁）所藏汉画像拓本一枚，十一日山东滋阳发”；21日“上午得杨莘士所寄汉画拓本一束，十六日曲阜发”；31日“杨莘士寄拓本一束，凡汉画像十枚，《于纂墓志》翻本一枚，造象四枚，专三枚，皆济南金石保存所藏石，卅日发”。此后，没再看到教育部同事赠送鲁迅山东汉画像拓片之事。

致台静农信中提及“济南图书馆”藏石

1925年8月，鲁迅在教育部的金事职务被免，翌年离开北京，1927年10月定居上海，这对他搜集山东汉画像拓片带来不利。工作和居住环境的变化，既妨碍了鲁迅对山东汉画像拓片的继续搜集，也打乱了他对编印汉画像集的设置。

鲁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：“济南图书馆所藏石，昔在朝时，曾得拓本少许；闻近五六年中，又有新发现而搜集者不少，然我已下野，遂不能得。兄可否托一机关中人，如在大学或在图书馆者，代为发函购置，实为得便。凡有代价，均希陆续就近代付，然后一总归还。”此时鲁迅仍在切盼着多得到一些山东汉画像石拓片。7月1日，鲁迅收到台静农寄来的“孔府画像”等山东汉画像石拓片，或因“机关中人”难觅，所得“新发现”者不多。

鲁迅所言济南图书馆即当年的山东省立图书馆，山东金石保存所是建馆时附设机构，位于大明湖畔，曾名“湖天一角楼”，后设“汉画堂”，为陈列汉画像石之处。鲁迅那时虽然身居上海，但对山东汉画像的信息是了解的。他所言“闻近五六年中，又有新发现而搜集者不少”的事，确是如此。

近年有学者介绍，1930年省立图书馆得到滕县捐赠汉画像石18石，1933年在滕县曹王墓采获汉画像石33石，三四年间仅滕县一地就得到51石。据李勇慧《一代学人王献唐》记，1936年8月，文物收藏家、考古学家张希鲁参观山东省立图书馆博物陈列室后赞叹：“嘉祥县和滕县的汉画石刻，特辟专室陈列。各石依窗用玻璃嵌着，拓本悬之于上。吾观其刻镂之精，洵为古画之冠。所谓‘国宝’，此亦其一。”可见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、中期，汉画堂不但藏品大增，而且陈列也甚是正规。

遗憾离世前未能出版《汉画像考》

鲁迅对汉画像非常重视，曾打算把所藏拓片有选择地刊印行世。鲁迅研究学家叶淑德在《鲁迅拟编

汉画像集》《鲁迅〈汉画像考〉初探》中说，鲁迅为此事做了大量工作，对搜集到的汉画像不但已经整理拟编了篇目，还对部分拓片写出了说明和考证，遗存手稿散页有五十余页，所拟《汉画像考》七篇十五卷，绝大部分收录的是山东汉画像。在第五篇“阙室画像残石”中，鲁迅写有“嘉祥杂画像”“济宁杂画像”目录3页，拓片101幅；另有曲阜、汶上、临沂、泰安、新泰、滕县、青州、莒县、蓬莱、成武、福山等地的山东杂画像。

鲁迅为部分汉画像写的说明清晰、详实，见解独到。为编写篇目及说明，鲁迅翻阅了山东有关方志和金石书籍。在《汉画像考》手稿前面，选有两篇短文，一是《汉画像记》，出自《续鄒城县志》，在文末有记“按鄒城志十卷嘉庆十五年知县阳湖吴楷修”。另一篇是《临淄东汉画像石记》，作者为清代山东古文物收藏家陈介祺（1813-1884，潍县人，字寿卿，号篈斋）。为搜集研究嘉祥汉画像石，鲁迅不仅摘抄了清光绪版《嘉祥县志》关于武梁祠画像石的文字，还绘制了《山东嘉祥县图》，在图中对重要地名等作了标识，或许鲁迅还有到山东实地调查汉画像石的打算。

鲁迅对汉画像石拓片的效果也格外重视，在委托他人搜集山东汉画像时，曾提出具体要求：一，用中国纸及墨拓；二，用整纸拓金石，有边者并拓边；三，凡有刻文之处，无论字画悉数拓出；四，石有数面者令拓工注明何面。

在1935年11月18日致王冶秋的信中，鲁迅谈到汉画像拓工和用纸问题：“此款乞代拓南阳石刻，且须由拓工拓，因为外行人总不及拓工的。至于用纸，只须用中国连史就好（万不要用洋纸），寄来的十幅中，只有一幅是洋纸，另外都是中国连史纸，今附上标本（但不看惯，恐也难辨）。”确是精益求精、细致入微。

从鲁迅对汉画像的搜集、整理、研究中，能够看到一个治学严谨的学者鲁迅。然而让人遗憾的是，因条件不具备，鲁迅在离世前没能实现刊印汉画像集的愿望。

鲁迅收藏汉画像，并不是出于考古学和社会学的考虑，而是着眼于其美术价值。汉画像中那流畅奔放的线条、栩栩如生的物象、别具一格的形式，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从美术的角度肯定了汉画像的艺术价值。在《看镜有感》一文中，鲁迅写道：“遥想汉人多少闲放，新来的动植物，即毫不拘忌，来充装饰的花纹。唐人也还不算弱，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，多是羊、虎、天禄、辟邪，而长安的昭陵上，却刻着带箭的骏马，还有一匹鸵鸟，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。”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《亡友鲁迅印象记·提倡美术》一节中说，鲁迅“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，不但注意其文字，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，是旧时代的考据家、鉴赏家所未曾着手的”。

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后，其友人对保存和适时出版鲁迅藏编的汉画像之事极为关心。10月26日，许寿裳在致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信中说：“其余未完之稿如汉造象，如中国文学史，都是极贵重文献，无论片纸只字，务请整理妥为收藏，择其较易着手者先行出版。”11月，蔡元培在《青年界》发表《记鲁迅先生轶事》中说到汉画像：“先生特别搜辑，已获得数百种。我们见面时，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，因印费太昂，终未成议。这种稿本，恐在先生家中，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，设法印行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。”此景此情，恰如鲁迅在为白莽作《〈孩儿塔〉序》中所言：“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，那么，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，常要觉得寝食不安，给他企图流布的。”由此可以看到许寿裳、蔡元培先生与鲁迅的真挚友情，也可看到当年学人对鲁迅《汉画像考》的重视程度。

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十多年后，1991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《鲁迅藏汉画像》（全二册，由北京鲁迅博物馆、上海鲁迅博物馆编辑），鲁迅所藏山东汉画像选收在《鲁迅藏汉画像》（二）中。